

明製墨名家程君房生平譜略

／李正平



中國墨業，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，到明代（一三六八—一六四四）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，名家輩出，各擅勝場；而其中，無疑以程君房、方于魯二氏為最。二氏不但在前人經驗基礎上，取眾長而加精密，用料及技法均有很大突破，造了許多名墨，供翰苑藝林揮灑，好評如潮。而且各自哀輯墨圖成書——程氏《墨苑》及方氏《墨譜》，分門別類，稱名取象，館閣鉅公，山林文士，序跋詠贊，蔚為巨觀，成為中國墨業史、文化史上的雙璧，不但前無往古，且乎後無來今。二氏贊翼斯文，有功名教，後人對其

生平應深入研究，對其功績應充分評價，對其存世之墨應倍加珍惜才是。然而長久以來，這方面的工作卻遭到嚴重忽視，如今二氏遺墨已非常稀少，而他們的生平功績，更乏系統深入研究，縱有述說，亦多粗疏闕漏，乃至謬誤百出。近年海內出版物對二氏生平的詮釋敘述，本已著墨不多，而在大關節上，有的竟然大錯特錯，令人不忍卒讀。且以程君房為例：

程氏名大約，字君房，歙縣（屬安徽）人。但在《中國工藝美術大辭典》（江蘇美術出版社，一九九九）

中，竟將大約、君房當作兩人，除說前者休寧（亦屬安徽）人，後者歙縣人，其餘敘述雖有詳略，但關鍵處雷同，例如均著有《墨苑》及《墨苑》類目大體無異等。

因為沒有絕對年代資料，程氏生卒年及歲數都難確指，但亦非無可靠線索可尋。根據程氏手編的《墨苑》，程氏約於一六〇四年度過七十歲生日，並於是年生了小兒子，其生年應為一五三四年（或稍前稍後）。又據多種傳世「天啓元年程君房製」墨，程氏似乎一直活到一六二二年（天啓元年）八十七歲。這樣推算雖非絕對，但相信與事實相距不遠。而在近年出版物中，有的未註出生卒年，有的雖註明，卻乖離事實甚遠。譬如張尉《文房四寶》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），註程君房生卒年為一五二一—一五六六年，程氏得年僅四十四。又孟澄《鑒識古墨》（福建美術出版社，二〇〇一），謂程氏生於一五六四，歿於一六〇六年，則只活到四十二歲。

關於程氏之死，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（上海辭書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）云：「後與縣令有隙，下獄死。」程氏確實曾身陷囹圄，但七年後即無罪

獲釋，時約五十餘歲，此後再無入獄與庾死情事，《大辭典》之說不知何所據（一九二一年商務印書館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謂：「君房之墨，嘗介內廷進之神宗（萬曆皇帝），于魯恨之，君房以不良死，實于魯之力」；同時又將程君房、程大約當作兩人，同屬訛誤）。

因有這些混淆存在，學術界、文物界在論及二氏時，頗感困惑，莫衷一是，如此甚不利於二氏生平之追索與所製名墨之考訂，自然亦影響到該個年代墨史的研究。筆者既素欽二氏在墨史上的貢獻，復親目前幾乎人言言殊，不盡不實之說詞，遂不量力，據現有資料，為二氏撰寫生平傳略，聊作「一家言」，或有助問題之澄清。不當之處，尚祈博雅君子繩愆糾謬；而若有確切新資料發現，亦將作修訂。（本文資料引據，除特別說明者外，均見二氏《墨苑》、《墨譜》）

程君房生平譜略

一五三四年 甲午 嘉靖十二年

程氏出生^A，安徽歙縣巖鎮人^B，先世為貴胄^C。初名大約，後字

明房、君房、幼博、聘衮、篠野等；號獨醒客、玄玄子、玄居士、守玄居士、墨隱道人、禪那弟子、洪濛氏、鄧山放民等；齋室有寶墨齋、玄玄室、還樸齋、滋蘭堂、白榆樓、二西室等名稱^D；舖則叫季君房行^E。

^A關於程氏的生年，主要根據以下材料推斷：程氏七十歲生日時，得到友人賦詩祝賀，而這當在萬曆二十一年（一六〇四，詳後），上推七十年，即為嘉靖十三年。而萬曆二十一年為程氏七秩生年，則有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文字為旁證：萬曆二十三年、乙巳（一六〇五）臘月，利瑪竇會見程君房並贈送了聖徒像，在記述此事時利瑪竇說「程子壽踰艾」。按古代以五十、六十歲為耆艾老人，過此則臻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之年，程氏是年既已「踰艾」，則至少為七十一歲，這就恰好支持前一年程氏七十歲的判斷。是以程氏生於嘉靖十三年應不中亦不遠。

^B《墨苑》收錄癸巳解元墨圖，題「古歛巖鎮程君房製」。又，「萬壽無疆」墨題「壬午年巖鎮程君房製」（見圖一）。

^C程涓《墨苑序》：「余族幼博先生，起舊膏，負雋才……」

^D以上程氏名、字、號及齋室名，均見《墨苑》。惟「明房」一字，出諸清孫炯《硯山齋墨譜》轉錄王士禛《池北偶談》。《池北偶談》記「墨一枚，其堅如石，文曰程明房造」，並解釋「程君房，初字明房，此其

^B《寶墨齋記》：「余為童子時，性即嗜墨。」

一五六四年 甲子 嘉靖四十二年

三十歲。北東京師，入讀太學成均^A。在此之前，在家讀儒書^B，奉父命學做生意^C；曾奉使楚藩。泛遊江湖^D；開始製墨，得業內人盡授技法，所製頗佳，有「良墨」之譽^E。^F

^A《筆花生夢賦》：「中年適有所激，奮跡成均（京師太學）」「中年」當指三十歲以上。又《墨苑自敘》：「嘉靖甲子，余業成均。」說明程氏是於嘉靖四十二年，甲子（一五六四）入讀成均的，時三十歲。友人趙鵬程《墨贊》：「嘉靖甲子，余受業北雍（辟雍，即京師太學成均），始進之曰，蓋與新都程幼博偕。」所記時間與程氏自敘吻合。

^B《白初昇賦》自謂「少而為儒」。

^C《筆花生夢賦》：「余幼承父命，習計然之策，浮游江湖」。

^D程涓《墨苑序》：「會大司成，才幼博，能專對，尋奉楚藩之使。已，溯大江，泛洞庭，發二西，而賦二湘。」

^E同上：在湖大江泛洞庭之前，已「始事桐鄉（即製墨），其品上上」；之後，「捨（舊）業而業墨，固業者授其法」，「業乃大起，享良墨名」。

^F清宋學《漫堂續墨品》著錄寥天一墨一錠，「背有程君房製，旁有甲子字，重七

萬壽無疆
壬午年巖鎮程君房製



圖一 萬壽無疆墨，方柱形，長二·七公分，寬三·四公分。四面鐫篆書「壽」字一百個，陰識填金。此為其中一面：末題「壬午年巖鎮程君房製」九字，楷書陰識，填金；鈐「程大約印」一方，朱文填金。膚理細密，龍香馥郁。墨已斷裂重粘，極珍貴，是已知程氏存世具年款最早的墨，據此墨亦可知程氏為巖鎮（歙縣故城東南）人，程君房、程大約是一人，而非二人。

早年所製」。除這條材料外，未見有其他記載可佐證程氏最初字明房之說，姑存之。

^E江東之《程君房墨贊有序》：「幼博始復業墨，以其季君房行破墨之好，供四方利用也。」「季君房行」應為程氏鋪名，惟有關古籍中僅此一見，頗疑「季」字為程字之誤鐫。

一五四四年（前後） 甲辰

嘉靖二十二年，十歲左右

童年已喜愛古玩^A，兼嗜墨^B。

^A《墨苑自敘》：「余從總州時癖嗜古玩，而猶癖耽玄墨。」

錢」，可能是上京前所製，為迄今所知最早有著錄的程氏墨品。而前引《池北偶談》所記早年程墨，似亦應為此時所造。

一五六七年 丁卯 隆慶元年

三十三歲。是年春再入成均^A；同年秋始事司寇省^B。

^A趙鵬程《墨贊》：「丁卯春再入（北雍），幼博亦以是日至。」

^B同上：「秋九月卒業，歷事司寇省中月餘，幼博亦踵至。」

一五七一年 辛未 隆慶五年

三十七歲。初仍為諸生（太學學生）^A，繼為鴻臚寺序班小官（引導賓客見皇帝）^B。

^A趙鵬程《墨贊》：「辛未余甫釋褐入侍交戟時，幼博尚困諸生，留滯京師」。

^B同上：「及余解組家食，幼博尋官鴻臚。後來程本人及友人屢屢提及的「鴻臚」官銜和「紫宸近侍」，即指此。如《飛龍在天頌》程氏自署，「原任鴻臚寺序班臣程大約」；程氏亦曾治「紫宸近侍」印章。

一五七二年 壬申 隆慶六年

三十八歲。做了一年鴻臚寺序班小官，謝歸^A。歸家後即專營墨業^B。

^A《白初昇賦》：「大學已，給事鴻臚之廬；以伉直故，非久謝歸。」《筆花生夢

賦》：「薄宦一載歸」。

^B程涓《墨苑序》：「幼博由成均而執秩鴻臚；無何，以伉直忤當事，竟拂衣歸，歸而舍儒業，業墨如故。」

一五八二年 壬午 萬曆十年

四十八歲。經十年努力，業墨有成^A。期間與前程家墨工、後自立門戶的另一製墨名家方于魯相齟齬^B。不久「家難作」^C，復遭誣陷而被當局「幽繫」（大概是軟禁），後不斷申冤^D。被幽繫後仍治墨^E。是年萬曆皇帝親政，程氏製「萬壽無疆」墨，殆有慶賀之意^F。

^A《白初昇賦》：「墨成，思以易天下」。

^B清張長人《雪堂墨品》：「于魯初執事君房家，已自為墨，遂狎主，齊盟不相下，至訟於官。」清姜紹書《墨考》：「新安方于魯、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勝。」

^C《白初昇賦》：「未幾，而家難作。」《筆花生夢賦》：「歸羅家難，久困保宮」。「家難」應指其美妾為妒妻所逐事。

^D蕭近高《墨苑小序》：「罷歸，罹橫誣，幽囹圄」。清姜紹書《墨考》：「（程、方）遂成隙末，未幾程坐殺人繫獄，疑方陰欺之」。程氏之為文辯誣，《墨苑》屢見，最後於萬曆二十二年作《筆花生夢賦》時回顧道：「得宣幽憤之懷，傳播區宇，沉冤幸釋。」朱之蕃《墨苑題詞》亦云：「世乃信其冤抑而昭雪之。」

之鄒陽，今之盧柟，無以踰之。」

一五九〇年 庚寅 萬曆十八年

五十六歲。撰《墨辯》，自署「還樸齋主人」^A，聲言鳩工製墨^B。

^A《墨辯》闡明「墨之所貴者，勦澤已爾。方圓修橢之詭製，詞章藻績之異飾，法之所無用者，於勦澤奚當焉！」不點名責方于魯墨作偽。

^B《墨辯》：「茲余鳩工，自點紅草輕煙，倣古和劑，鑿製諸墨。」此為程氏獲釋後大舉製墨的開始。

一五九二年 壬辰 萬曆二十年

五十八歲。之前一、二年到京師，並做了典客小官（為皇帝接待賓客）^A，獲賜佩魚袋^B。旋罷歸^C。製日月重光墨^D。墨名多與方于魯無異^E。

^A翁正春《墨苑序》：「余以壬辰叨第，待唱句牘，則程幼博為典客，實導余陞見。」可見程氏此前已再度入京並當了典客小官。為甚會有如此機緣。估計是因為程氏墨做得好，被地方選作貢品（六元墨蓋即藏有頂題「貢墨」二字程製福祿壽禧墨一笏），供御宸翰，「聖鑒及之」（程氏友人江東之語），加上以前當過鴻臚序班，因而被授予小官職。

^B盛以弘《玄元靈氣歌贈程幼博先生》：「當年謁帝明光裏，典客曾經錫佩魚」

^E程涓《墨苑序》：「憾者中之，乃下

圖室（囚人之所）。……乃聚資斧，程督、奴產、子治墨如嚮者。」程氏幽繫中造曰初昇、太微垣、天市垣諸墨，並有賦，述及困於囹圄境況。其中太微垣賦提及「親帝座」：迄今十年往矣。」以程氏隆慶六年謝歸，「十年往矣」即為萬曆十年，則這些墨當製於是年和之前，而其遭讒構，亦應在同一年或之前一、二年，而以是年可能性最大。

^F萬曆十年，輔政張居正死、沖齡踐祚的神宗朱翊鈞至此親政，年十九。程製萬壽無疆墨（圖一）以示慶賀。

一五八四年 甲申 萬曆十二年

五十歲。製五星聚奎壁墨^A。

^A《墨苑》收錄五星聚奎壁墨圖及歌行一首。

^B歌行自註「甲申年作」，為《墨苑》中最早有年款可考的墨。

一五八九年 己丑 萬曆十七年

五十五歲。冤情得白，結束七年幽繫^A。之後囹圄中所寫詩文集為《園中草》^B及《汎瀾草》^C。

^A蕭近高《墨苑小敘》：「幽囹圄七年始白」；常道立《墨苑序》：「困於羑里（拘禁人處）逾七年而後辯釋」。（其實正式定讞無罪要到萬曆二十五年。詳後）。

^B王禪登在致程氏書中稱：「園中草孤憤悲壯，不減鄒陽獄中書。」

^C王濟生致程氏書：「汎瀾草集，雖古

（珮魚，即佩魚袋，古代官員章服所佩之物，以「明貴賤，應徵召」）。

^C翁正春《墨苑序》：「亡何，幼博以伉直失當塗意罷歸。」

^D是年八月十五日日月重光，朝野視為「國家之瑞」，程氏製墨並作頌誌慶。頌曰：「壬辰八月既望，復當流虹之誕……於是日月之瑞獻重光焉。」

^E彭好古《墨苑序》：「歲壬辰，余得君房墨凡四品，其名無以異于魯。」考程氏《墨苑》、方氏《墨譜》，一家墨名多雷同，蓋因早年方氏為程家傭工，自立後墨名襲用程家。程氏對此甚為不滿，指其為偽冒，與方氏相傾軋，此為原因之一。

一五九三年 癸巳 萬曆二十一年

五十九歲。是年或之前製妙品、重玄及寥天一、非煙諸名墨，甚得鑒賞家好評^A。

^A邢侗《墨紀》：「（妙品、重玄）初為入目，色澤無異時工，磨而試之，勃然五色雲起鳳池之上，堅而能潤，黝而有光，余求所謂舐筆不膠，入紙不暈，今始見之」。

^B同上：「（試寥天一、非煙）旋洗端研，注水涓滴，試磨一線，紫煙上浮，神王氣清，晰光射目，其視重玄、妙品迥出天淵。」近人張子高、葉遐庵、張綱伯、尹潤生《四家藏墨圖錄》著錄有「寥天一」墨，具「萬曆甲午年（一五九四）程君房製」字款。

一五九四年 甲午 萬曆二十二年

六十歲。始輯《墨苑》^A。作《墨苑自敘》^B。

^A萬曆二十一年，甲辰作《墨苑人文爵里序》：「墨圖既成，千彙萬狀；余辛勤十年，今始哀輯成編。」上推十年，《墨苑》當在萬曆二十一年開始哀輯。

^B《墨苑自序》是程氏最重要自述文字之一，其中涉及生平喜好，製墨心得，墨苑編纂，與斥責方于魯忘恩負義，及己「畢囊專攻，鳩工特業」與方氏抗衡等情事。

一五九五年 乙未 萬曆二十二年

六十一歲。仍家嚴鎮業墨^A。方于魯墨馳譽早於程氏^B。

^A盧應銓《試墨贈程君房》：「乙未之臘，與表弟各跨蹇驢走嚴鎮，縱觀二氏（程、方）所為墨，及接君房，議論意氣自翩翩欲下。」

^B同上：「余操觚時即聞郭有方于魯，雅為司馬公所推轂。最後得程君房名，俱藉藉藝苑間。」宋曰壽《玄對》：「近代墨，喧傳程君房者妙，余始不為然，後太學洪汝舍以其第一者見遺，果逼追古人，竟絕時輩。昔于魯淺淺耳，得司馬氏齒牙，遂浪得名」。而程氏《墨苑自敘》亦云：方氏之《墨譜》「業已為之」，即先於《墨苑》。可見方氏製墨成就較程氏為早。清徐康《臚雙墨錄》以程氏《墨苑》在先，因內有譏方氏之《中山狼傳》，方氏蒙垢，遂刻《墨譜》以相敵，先後顛倒，非也。

一六〇二年 壬寅 萬曆三十年

六十八歲。被贊為「異寶彝鼎珠玉」的程氏玄元靈氣墨或造於此年^A。自塞上還，並訪朋友趙鵬程^B。顧起元作《墨苑小序》、丁應泰作《墨苑擬詩》^C。宋曰壽作《玄對》^D。

^A朱之蕃是年作《玄元靈氣歌》，云「不能名狀其質，而歸之神化所成，命之曰玄元靈氣，為藝苑傳而珍之。」細釋其意，玄元靈氣初製，未有名稱，朱氏乃為之命名。據此似可推測斯墨製於本年。又，次年癸卯，祝世恭題《玄元靈氣墨跋》，則此墨既命名矣。常道立《墨苑序》譽此墨為「古今第一」。

^B趙鵬程《墨贊》：「壬寅冬，幼博從塞上還，訪余草堂，詒墨數丸並所撰《墨苑》」。

^C均為《墨苑》詠贊。

^D宋曰壽萬曆壬寅作《玄對》，謂「余嘗於高麗繭、吳江綾上試君房墨，及乾，鮮明如鑑，始信仲將一點（如漆），端有此理。」

一六〇三年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

六十九歲。去過秣陵見焦竑^A。錢允治作《墨苑跋》、屠隆作《墨苑序》^B。

^A焦竑為程氏早年相識於交戟（宮禁）之内的朋友，後各歸故里。焦氏秣陵人，是年程氏往訪，焦氏撰文《墨苑贊》記此事，

一五九七年 丁酉 萬曆二十五年

六十二歲。《墨苑》垂成^A。沉寃得最後平反^B。

^A程涓《墨苑序》：「幼博墨苑垂成，趣付殺青，而屬不惠敘之。」又：「聖天子敷同文之治，二紀于斯。二紀為二十四年，萬曆皇帝於一五七三年即位，一紀于斯即為一五九七年，故可推斷程涓此文作於是年，而程氏的《墨苑》亦於是年接近殺青（完稿）。

^B同上：「墨苑垂成，而御史行部白幼博寃，下郡邑三大夫推之，事乃大白，幼博以微罪解矣。」（微字作非、無解）。

一六〇一年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

六十七歲。偕友畝於我佛修淨業^A。彭好古作《墨苑序》、朱之蕃作《墨苑題詞》、金忠士作《程君房墨苑贊》^B。程實作《墨經》^C。贈墨洪士寬^D。

^A朱之蕃辛丑菊月《墨苑題詞》：「幼博」近日偕吾友巨源程公（即程涓）修淨業而捐諸想。」

^B以上諸篇均為《墨苑》贊詠。

^C程實是年撰《墨經》，論及程墨之治、蓄、傳、藏、用等。

^D洪士寬《墨說》：辛丑過程氏墨室，「得諸種種奇品攜歸。」

曰：「濱行，以此編（指《墨苑》）屬余為跋，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。」

^B均為《墨苑》贊詠。

一六〇四年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

七十歲。是年大事頗多：七秩大壽兼舉少子，友人祝賀^A；作《筆花生夢賦》、《墨苑人文爵里序》及《寶墨齋記》，自敘生平遭遇事業梗概^B；《墨苑》成^C，題跋紛至^D；製墨甚夥^E。

^A是年古稀大壽兼生幼子，顧起元、朱之蕃賦詩奉賀。顧氏《幼博翁丈七十小詩奉祝求正》：「曾典臚傳侍紫宸，風波涉盡有閒身。共看意氣推逾壯，獨喜文章老更神。封拜松滋傳舊史，經緇蓮藏了前因。稀年材力殊強健，好向南華閱大椿。」朱氏《和顧太史韻祝篠野老丈七秩兼賀舉少子》：「翩翩束帶侍楓宸，為厭緇塵早乞身。躡蹻探奇凌白嶽，掩關煉液養玄神。畫前了悟先天易，法外修持出世因。欣覩稀齡饒樂事，蘭芽新茁蔭靈椿。」

^B二文均自署「萬曆甲辰」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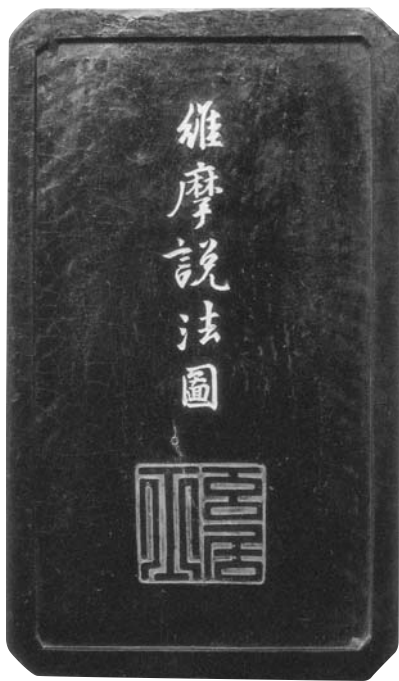
^C《墨苑人文爵里序》：「余辛勤十年，今始哀輯成編」。《墨苑》分為玄工、輿地、人官、物華、儒藏、緇黃六目，歷載圖樣五一九式（部分尚未收入），每圖附程氏本人或朝野名人詩賦歌贊。傳本略有差次。

^D是年為《墨苑》作題跋贊詠而有年款可稽者，計有：程康功《閱程幼博墨苑漫

圖二 維摩說法圖墨，方形，平板狀，長二二·三公分，寬一三·一公分，厚一·九公分，四邊框略高起。煙細色黝，通體漆衣。面：鏤維摩說法圖，刻劃細緻，人物傳神，飾金髹彩，悅目賞心。



維摩說法圖墨一側：題「新都江世會募君房士芳監製」十二字，楷書陽識。



維摩說法圖墨背：中央楷書「維摩說法圖」五字，陰識填金，下鈐篆書「玄居士」陽文朱印。

記》、袁宗友《程君房墨苑跋》、羅憲凱《墨解》等。綜觀《墨苑》序跋贊詠，數以百計，本文僅援引有年識而可依事繫年者，餘多未徵錄。

^E據《墨苑》載，是年製墨有百子圖墨、筆花生夢墨、大千春墨、兆甲辰會元墨和維摩說法圖墨（與子十芳聯名。圖一。）

一六〇五年 乙巳 萬曆三十三年

七十一歲。再入京都，識丘士毅並贈墨^A。會見利瑪竇及製四聖圖墨^B。識蕭近高^C。見翁正春，翁正春作《墨苑序》^D。採東林蓮社圖製墨，并收入《墨苑》^E。常道立作《墨苑序》^F。

^A丘士毅《寄別》詩序：「不佞雅聞幼博才，乙巳冬幼博入都，甫能識面。」又，丘氏有《謝幼博墨卿之惠》詩一首。

^B據《墨苑》載，利瑪竇萬曆三十三年臘月《述文贈幼博程子》言：「今歲竇因石林祝翁詩柬，幸得與幼博程子握手。」同時，利瑪竇以耶穌教四寶圖贈予程氏并為文解釋。利瑪竇於萬曆二十九年到北京，三十一年刊行《坤輿萬國全圖》，三十四年與徐光啓譯出《幾何原本》前六卷，三十八年卒。

^C蕭近高《墨苑小敘》：「（君房）乙巳仗策游都下，余因接識君房。」

^D翁正春於是年孟冬撰《墨苑序》，記兩人隔別十年後，程氏一朝來訪。

^E吳文龍《題東林蓮社圖歌》：「先是

余得其圖於文太史氏，懸之事佛齋中，乙巳初春程幼博先生見而嘉之，採入墨苑；墨苑既成，列載繼黃部末，屬余表題其說。」程氏在墨上鈐「禪那弟子」印，此大概係其皈依三寶後所取的法號；程氏七佛謁墨亦署此法號。

^F常道立《墨苑序》作於萬曆乙巳年上巳日。

一六〇六年 丙午 萬曆三十四年

七十二歲。自燕歸^A。製兆丙午解元墨^B、玄元靈氣墨^C。

^A葉向高萬曆丙午《墨苑人文爵里序》：「今歲君房自燕歸」，燕指北京。

^B《墨苑》收入此墨，鈐「程君房印」，題「黃金台高百丈，君駕飛黃登其上，駿馬如雲爭馳望」，署「墨隱道人程大約銘」。

^C清借軒居士《借軒墨存》著錄一品，年款丙午。

一六〇七年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

七十三歲。製兆丁未會元墨。

據《墨苑》載，此墨側題「君房兆丁未會元製。」

一六〇八年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

七十四歲。蕭近高作《墨苑小敘》

^A。贈孟時芳墨^B。

^B蕭近高是年作《墨苑小敘》，指《墨苑》為「奚超父子常和潘谷諸名家所未有也。」

^B孟時芳作〈程幼博先生惠墨賦謝〉。同年孟時芳又為《墨苑》題辭。

一六〇九年 己酉 萬曆三十七年

七十五歲。黃輝撰〈贈程君房序〉^A，兩人分別十餘年^B。

^A黃輝萬曆己酉〈贈程君房序〉，為收入《墨苑》有寫作時間可考者之最後一篇文章。

^B同上：「不見君房十餘年矣！」兩人顯係老朋友。

一六二二年 辛酉 天啓元年

八十七歲。明熹宗朱由校一六二〇年即位，翌年為天啓元年^A。程氏於是年造墨甚多，應有慶賀新皇帝登基之意^B。

^A萬曆四十八年（一六一〇）神宗朱由校卒，皇太子光宗常洛繼位，建元泰昌，同年常洛卒，皇長子由校繼位，定翌年為天啓元年。

^B程氏是年製墨甚夥，已知除《借軒墨存》著錄超六法顯精神、歷歷千年照千古、用佐文房孰比倫、玩日愒時斯任珍等四種外，尚有紫微垣（一九八二年山東臨沂地區文物店收購到此墨一塊）、仙李蟠根、伍龍聽經、功圖煙閣瑞錫玄圭、百爵圖、朱華冒綠池光照臨川筆等，諸墨側面均題「天啓（或作后）元年程君房製」八字，楷書陽識（圖三、四、五）。

^C程氏活到天啓元年、八十七歲，主要

以是年製程君房墨多種為依據。此外，明末、清初製墨名家曹素功在《墨林自序》中稱：「余垂髫癖嗜客卿……時程氏以墨名天下，珍之久矣，余與程氏世好，故程墨余得肆藏焉。」曹氏「與程氏世好」，則應至少兩、三代，即不但與程氏子孫輩友好有交往，且應親見程氏。而曹氏生於萬曆四十二年（一六一五），則程氏最少要活到天啓之後，曹氏六、七歲，才勉強稱得上「余與程氏世好」。不過，這些材料都不夠堅確，如上列諸墨圖樣《墨苑》多有，故不排除其時程氏已死，其子士芳用舊模再製，將年款改作天啓元年的可能性。但是又何以僅題「程君房製」，而不像先前一些墨那樣父子聯名。要否定這些墨是程氏及身而製，這個問題就必須得到解答，但相信這是非常困難的。因之，程氏究竟活到甚麼時候，仍難有定論。不過，程氏至少活到萬曆三十七年、七十五歲，則有其老朋友黃輝〈贈程君房序〉為鐵證。

以筆者耳目所及，到目前為止，只有日人中田勇次郎和宇野雪村，認為程氏活至七十歲（一六一〇），是有關程氏歲數最多的一個觀點，算是較接近程氏的真正得年。而宇野氏認為程氏生於嘉靖二十年（一五四一），二十四歲入讀北京太學、三十一歲就任鴻臚官，則顯然是因未有細讀《墨苑》之誤（見宇野氏著《文房古玩事典》，大陸譯作《文房古玩鑒賞指南》）。



圖三 百爵圖墨，圓餅形，徑一一·一公分，厚一·八公分，周邊略高起。漆衣光淨，觸白燦然。面：百爵（雀）圖，或飛或棲，栩栩然，神態各異，泥金。



百爵圖墨一側：題「天啓元年程君房製」八字，楷書陽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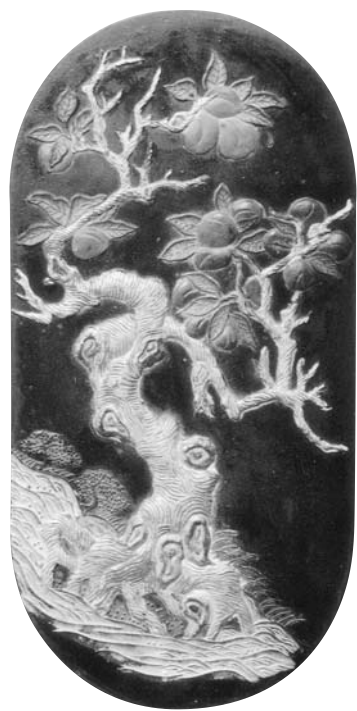
百爵圖墨背：銘〈題丁南羽百爵圖〉全文，連題一一九字，楷書陽識，筆劃斬然，排列整齊。未押篆書「程幼博」陽文紅色長方印。此墨圖及銘均載《墨苑》。



圖五 仙李蟠根御墨，大牛舌形，長二一·三公分，寬一〇·六公分，厚二·五公分。色黝黑，墨香襲人，體聚厚重。面：仙李蟠根圖突起，泥金塗彩，姿態宛然。

仙李蟠根御墨側：題「天啓元年程君房製」八字，楷書陽識。

仙李蟠根御墨背：上橫書「御墨」二字，行楷陰識填金。中題「仙李蟠根」四字，行楷陰識題金。下押「玄居士」印，篆體，白文填金。此墨之圖載程氏《墨苑》。



圖四 朱華冒綠池光照臨川筆御墨，大牛舌形，長二一·三公分，寬一二·三公分，厚三·二公分，邊框稍凸起。墨色黝澤，松紋糾錯，龍腦香氣，體聚厚重。面：墨池圖，狀王羲之臨池寫字，池水盡黑故事，塗金抹綠。稽諸古籍，此圖有二，一繁一簡，繁圖見程氏《墨苑》，簡圖載方澹玄《墨海》，此為簡圖，簡圖是繁圖的刪蕪就簡。

朱華冒綠池光照臨川筆御墨側：題「天啓（不作「啓」）元年程君房製」八字，楷書陽識。

朱華冒綠池光照臨川筆御墨背：上橫書「御墨」二字，篆體陰識填金。中雙行直書「朱華冒綠池／光照臨川筆」十字，隸體（含草草筆意）陰識填金。下鈐「玄居士」紅色篆印，陽文。（繁圖背面為孫如游銘文）。



附：方于魯小傳

檢各種古籍，方于魯可繫年資料甚少，難以列譜，以下僅為其生平小傳，簡略之至，然或亦能為這位中國歷史上著名製墨專家生平勾畫一個概貌，將來若有新資料發現，輒再行補充及撰寫年譜。

方于魯，初名大激，以字行，晚字建元。生年無考，應與程君房相若。海陽人（古海陽與歙縣同屬新安郡轄，故方、程稱同里）。布衣，家貧。早年傭於程家為墨工，盡得取煙和劑之法。嗣後自立門戶，所製墨襲用程家墨名，甚至模式亦大同小異，獲好評，邑宰左司馬者為之推轂。程君房京師執事鴻臚時，以債務問題避地入京，遭遣回。曾以贖者應郡守古公重購，遭笞。君房妾有姿色，為妒妻所逐，于魯謀媒娶之，君房訟於官。又同業競爭，方、程相傾軋，結怨甚深。善詩文，有《佳日樓詩集》（見朱竹垞《明詩綜，詩話》）、《方于魯詩文集》。室名受光，墨統名畫一。

哀輯《墨譜》一冊，收錄所造墨圖象，五卷六則，上自符璽下至雜爾後人其世世圖之。」可知方氏生前很早就將墨舖交由兒子打理，自己退隱家園，原因可能是身體有病，或因遭笞受辱，灰心消極，不欲再拋頭露面。而製墨仍落款方于魯（或建元），或加鈐方嘉樹（或子封）印，這有《墨譜》收錄之圖樣為證，筆者亦藏側題「大明方于魯法製」、面鈐「方子封氏」印的「高賢讀書」墨一笏（關於此墨之研究，見二〇〇二年四月號北京出版《中國收藏》雜誌刊登之〈喜得名士聯名墨〉一文，署名「六元墨盦主人」）。

方氏卒年不詳，無從稽考。惟北海吸墨齋主人馮珣《墨贊》云：「歲乙卯，遣使如歙購墨，而建元為泉下人已久，長君子封能世其業。」萬曆四十三年、乙卯（一六一五），方氏謝世「已久」，若以八年、十年計，則當歿於萬曆三十五年、丁未，或三十三年、乙巳；若以五年、六年計，則歿於萬曆三十八年、庚戌，或三十七年、己酉。而方氏具年款墨，最晚者已知為萬曆三十二年、甲辰（一六〇四）：清宋榮《漫堂續墨品》著錄青麟髓墨一品，及六元墨盦藏龍寶珠墨一挺，均題「萬曆甲辰」，則可見萬曆

珮，凡三百八十五式，形文畢陳，圖詠並載，會上呈御覽（皇帝披閱），與程君房之《墨苑》，同為墨史上的奇觀。此譜萬曆十五年、丁亥（一五八七），「初付雕氏總圖色象，命哀列，譜成一家藝軌」（袁福徵《墨按》）。十七年、己丑（一五八九），太原王穉登省覽全書，謂「殺青成譜，鏤梓盈編」，撰文贊之，後為方氏收為《墨譜》序，置諸簡端。

又，李維楨者，撰《墨譜序》云：「以建元父子之請：聊為敘其譜。」又云：「建元之子嘉樹（按字子封）息父之業而修之，名與建元等。」則此序乃應于魯之子嘉樹之請而作，惟無年識，不知寫於何時。

《墨譜》又收入里社友弟潘之恆撰、潘之恪書（二人為兄弟）《受光室畫一墨序並銘》，謂建元業守此而鳴世，而其子嘉樹又以其綸輿，可謂重光也已。此文作於萬曆二十四年、丙申（一五九六）。既自稱「里社友弟」，則當為于魯同鄉朋友，而是年于魯應健在，墨肆則已由兒子嘉樹經營。早此八年，萬曆十六年、戊子（一五八八），友人鄭象位（泰茅氏）《遭建元書》：「有子矣，未畢之志，

甲辰年方氏仍在世，作泉下人當在這之後幾年。若此推斷正確，方氏享壽約七十歲左右。

稽之《墨譜》，各家著作及六元墨盦度藏，方墨具干支紀元而年代確切者，計有：

貝葉經 庚午（隆慶四年，一五七〇。六元墨盦藏，著錄見二〇〇二年七月號香港《明報月刊》）。

嘉禾重穎 丙子（萬曆四年，一五七六。《墨譜》載）。

八駿 庚辰（萬曆八年，一五八〇。清汪紹焯《紀墨小言》著錄）。

群仙賀壽 壬午（萬曆十年，一五八二。與程君房同年製萬壽無疆墨一樣，大概是為慶賀神宗翊鈞親政而造，六元墨盦藏。圖六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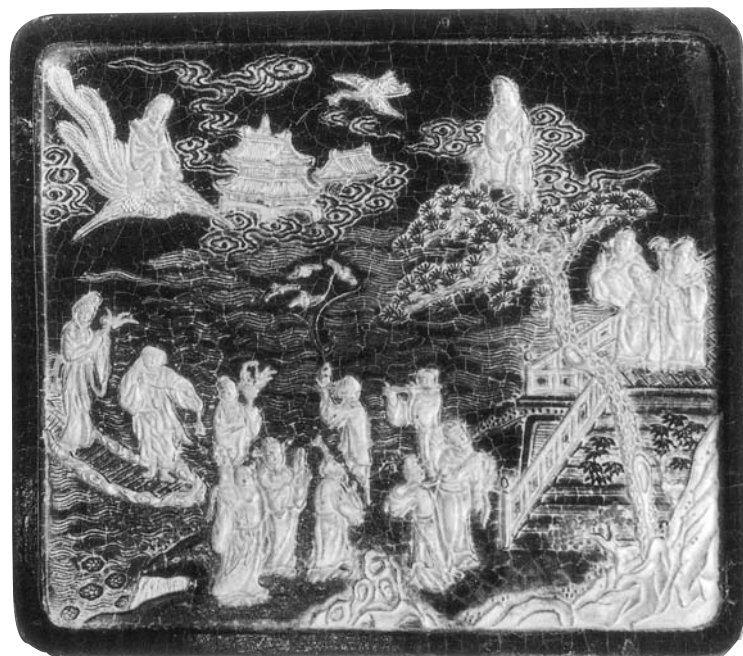
五星聚奎壁 甲申（萬曆十二年，一五八四。《墨譜》載。是年五星聚奎壁，被視為國家祥瑞，此墨殆為誌慶而製）。

仙李蟠根 甲申（萬曆十二年，一五八四。《墨譜》載）。

大千春（同上）。

大紫重玄（同上）。

天孫織錦 乙酉（萬曆十三年，一五八五。《墨譜》載）。



圖六 群仙賀壽墨，方形，長一〇·三公分，寬一一·八公分，厚一·六公分，四邊起稜。煙輕色明，漆衣晶瑩，皺紋細密，霧氣上襲（此墨有無漆衣者，色略呈灰白）。面：群仙（以八仙為主）賀壽圖，飾金髹彩，美麗華貴，喜氣洋溢。



群仙賀壽墨背：各體篆書「壽」字一百個，陰識填金。末楷書「壬午年海陽方子魯珍藏」十字，陰識填金。與程君房「萬壽無疆」墨一樣，為慶賀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親政而造。此墨近代有仿製品，惡劣不堪入目。

麥秀兩歧 丁亥（萬曆十五年，一五八七。《墨譜》載）。
 寥天一 乙未（萬曆二十三年，一五九五。清宋犛《漫堂墨品》著錄）。
 寥天一 辛丑（萬曆二十九年，一六〇一。同上。）
 青麟髓 甲辰（萬曆三十二年，一六〇四。宋犛《漫堂續墨品》著錄）。
 龍寶珠（同上。六元墨齋藏。圖七）。

此外，清孫炯《硯山齋墨譜》著錄：秋蟬露墨，辛亥（萬曆二十九年，一六一一）及來嘉閣製墨，乙未（萬曆四十七年，一六一九）二品，惟此二墨製造之年，前者方氏是否仍在世，有頗大疑問，後者則肯定方氏墓木久拱，疑為方嘉樹用舊模改年款複製，應不視為方子魯在生時所造。（顧問及攝影：章俊高、楊培基、周明禮）

8



圖七 龍寶珠墨，巨錠，扁圓柱形，長二五·四公分，厚四·一公分，寬七·八公分。浮雕火龍吐珠，自上盤繞而下，氣勢逼人，塗金。墨質堅緻如玉石，膚理蹙縮如靴皮。一面隸書「龍寶珠」三字，陰識填金。一面「萬曆甲辰年歲／歛方子魯造」十一字，楷書陽識。

